

楊嘉鶴置

最短之短篇小說
而神題

胡寄塵著

中華民國十二年七月再版

最短之短篇小說全二冊

定 價 四 角

(外埠酌加郵費匯費)

著作者 涇縣胡寄塵

校閱者 尋山朱瘦桐

發行者 曉星編譯社

印刷者 曉星編譯社



總發行所

分售處外埠各大書局

●自序

最短之短篇小說序

這幾篇小說。是我三四年來研究小說的成績。我這幾年做得短篇小說。還不止這幾篇。這不過一小部份罷了。因為他篇幅很短。所以名爲「最短之短篇小說」。其中自己以爲稍有價值的幾篇。如「可憐的同胞」。如「他的積蓄」。如「愛克斯眼鏡」。如「死後的奮鬥」……幾篇都是很用心做的。無論好不好。這總是我的一種成績。所以把他留存下來。今朱君瘦桐向我拿去出版。我自然是歡喜的了。至於說到好壞的問題。還須待請讀者公論。

胡寄塵自序

最短之短篇小說目錄

他的積蓄

可憐的同胞

愛克斯眼鏡

上帝的教訓

死後的奮鬥

一個軍人

愛國先生

無國之民

教育家之迴顧

錢的面孔

富家賬簿之一頁

鏡子的吸力

衣食住

跑馬

錢

鬼之痛語

滑稽之千里眼

律師歟瘋人歟

近視眼與手表

不得已之愛情

最短之短篇小說目錄

文化運動

汽車

電燈的神祕
自殺

二

●最短之短篇小說

涇縣胡寄塵著

●他的積蓄

他不知道是甚麼地方人。也不知何年何月遷居到上海來的。也不擔任甚麼職業。人家只知他手裏狠積了幾個錢。紛紛推測。或說三萬。或說五萬。到底不能知道確實的數目。因為他的積蓄不存在銀行裏。也不是公司股票。也不是田地房屋。是一圓一圓的洋錢。存在自己家裏。放的地方非常祕密。除他自己外。沒有第二人知道。至於這些積蓄。從甚麼地方來的。更沒有人知道。

他每天夜裏。等着大家睡熟了的時候。必親自去查點一回。從每一隻保險箱裏。取出一隻洋來看看。有的上面鑄着袁世凱的肖像。只見那肖像望着他笑。有的上面鑄着一條龍。只見那龍很馴良的。而且鎮日鎮夜的不睡覺。

替他看守那些洋錢。他看了好不快活。他因為夜裏不睡覺，怕人犯疑，不得不假裝吃鴉片烟。其實醉翁之意不在酒。一到夜深人靜，便骨碌從烟榻上爬起來，查點他的積蓄去了。

有一天夜裏，他正在一隻保險箱裏拿出一隻洋來的時候，電燈忽然壞了。滿室漆黑。他一時既不會預備旁的燈燭，又不敢聲張。正在恐慌的時候，忽然頭一暈，眼一花，只見那洋錢放起光來，同鬼火一般的慘碧。照見上面袁世凱的肖像，忽然變了樣子。鬍子漸漸的沒有了。額上的皺紋也漸漸的平了。和尚頭上也生出頭髮來了。不到三分鐘的工夫，變成一個少年女子。同時也開口說起話來了。說道：我好好的一個人，替你家做姨娘，你欠了我三年工錢不給，反誣陷我，逼得我尋死路。我現在來問你討錢，也問你討命。他一聽這話，嚇得渾身發抖，禁不起第二隻洋，又從保險箱裏跳出來。錢上

的肖像。也不是袁世凱了。乃是一個可憐的農夫。開口說道。我在鄉下種了你家幾畝田。因為遭了水災。一粒無收。你却逼著我要田租。甚至送我往縣裏去監禁了三個月。等到期滿出獄。老母也病死了。小孩子也病亡了。你還是不肯放鬆。逼着我要。我只得將女兒賣掉。才還了這筆債。以後我便瘋了。四處尋你報仇。那裏尋得着。後來聞說你搬到上海來了。我又向上海來尋。窮途落拓。竟死在上海馬路上。但是今朝竟被我尋着了。你還認識我麼。他聽了這話。愈是抖得利害。禁不起保險箱裏又跳出第三隻洋來。上面的肖像。立刻變成一個五六歲的小孩子。開口說話道。舅舅。我父親將死的時候。將遺產和孤兒一齊交付與你。待我父親死去不到一年。你便將我寄與他人做兒子。那遺產你便完全吞沒了。我自從走入那家之後。受了百般虐待。名雖是兒子。實則是奴隸。是牛馬。而且此後的性命。還不知是怎樣哩。你却好安樂。啊。說著。便嗚嗚咽咽的哭起來。

他聽了這話。更抖得支持不住了。嘴裏却又不敢說話。心裏想。偷然我一聲張。這裏許多祕密保險箱。不都要被人家知道了麼。我只是拚做不開口。熬到天明。他們總無法可想了。心裏雖是這樣打算。到底身不自主的只管抖。而具從保險箱裏跳出來的陸續未已有男。也有女的。奇奇怪怪的面孔。四面圍着他。不是討錢。便是討命。那鬼火的光。逼得人奇寒刺骨。一道光線。好像是。一根冰條。著在身上。一直冷到心裏。口裏禁不住要哼起來。却又勉強按住著。不敢出聲。看那些奇怪的面孔。都張著眼睛釘住他。不放。熬到最後。他實在熬不住了。便一交跌在地上。暈死了。明天。他家裏的人。不見了他。四處尋覓。弄到晚上。才發現他躺在秘密室地上。似死未死。忙送入醫院裏去。醫生說是神經病。恐怕要變成瘋子。後來他蘇醒轉來。果然變了瘋子。那天夜裏的情形。都是從瘋子自己口裏說出來的。但是他不想再要那祕密室裏的保險箱。好像一說到便有害怕的樣子。

●可憐的同胞

有一回我從大馬路趁電車。往北火車站。匆匆的跳上頭等車廂。摸出三個銅元來買票。賣票人便退還我兩個。說道。「打旗的不要。」（打旗的指民國紀念幣。）我再從身邊摸了一摸。摸出三個銅元來。只有一個是龍。以外都是打旗的。我方在揀來揀去。

賣票人不由分說。便惡狠狠的推我望三等車廂裏去。我說。「三等車是我坐慣了的。但要我自由去坐。決不受你的強迫。我甯可下車去。」一面走上月台。預備下車。拉繩打了一打鈴。開車的理也不理。管他開得如飛一般的走。

正在這時。忽看見一位至好的朋友。坐在後面拖車裏。我舉手招呼。問他借了一個銅元。買了票。才算無事。我坐在車裏。只覺得這賣票人極其可憐。

停一回。一個擁腫不堪的白髮的西人走上車來。賣票人要他買票。他理也不理。賣票人又低下頭去說。那西人舉起腳來踢了一腳。賣票人彎着身子摸摸膝蓋。便走開了。這時車中人有含笑的。有含怒的。但我覺得這賣票人更可憐。覺得這西人也是可憐。

停一回。已到北火車站了。我跳下車來。走了幾步。已到寶山路口。喚黃包車往寶興路去。車夫如蜂擁一般的上前爭生意。你扯我拉。好不自在。我向最先來的一部車子。說明了十個銅元。拉到寶興路中間。片刻到了寶興路口。他便停了下來不拉了。我道。「再走十來步不能彀麼。因為天下雨。你拉到我門口便是了。」車夫盛怒道。「那麼要再加五個銅板。」我爲勢所挾。只得答應了他。但是覺得他實在可憐。

走不多遠。撲通一聲。警察的棍子打到車上來了。警察口裏說道。「照會。照

會。」我知事不妙。忙跳下車來。付了車夫十五個銅板。車夫偷偷摸摸的擎出一塊洋錢遞與警察。警察便放他走了。但是我覺得這車夫更可憐。覺得這警察也可憐。

我在寶興路會了朋友。回到家中已是黃昏時候了。躺在椅子上。昏昏沈沈的睡着了。眼睛裏忽然看見剛才那電車賣票人。那擁腫不堪的西人。那黃包車夫。那警察先生都拉著我手攜手的在月光下跳舞。口裏說道。「我們都是同胞。」

咳。可憐的同胞啊。

(集) (論) (討) (學) (詩)

◀ 編 生 先 深 懷 胡 ▶

本書爲胡懷琛先生與友人討論
新詩之作有海內文學家郭沫若
康白情劉大白吳芳吉諸先生之
書札及論著爲研究新詩者不可
不備之書也全書一冊定價大洋
五角另售七折外埠郵票代價九
五折計算

◀ 社 譯 編 星 曉 所 行 發 ▶

●愛克斯眼鏡

劉博士是個著名的醫家。也是個著名的光學家。也是個著名的心理學家和哲學家。

有一天他呼著他的兄弟劉二先生說道。老弟你豈不是喜歡偷看人家的婦女麼。

劉二先生不做聲。因爲是不好意思答應。劉博士接著說道。我不是叫你不要看。我是送你一付眼鏡戴在面上。便隔着壁。也可以看見。

劉二先生道。這便是愛克斯光的眼鏡麼。劉博士道。正是。劉二先生道。如此我便領謝了。

劉二先生自從得了那副愛克斯光的眼鏡戴在面上。非常適意。有時往酒館裏去吃酒。隔壁房間裏的女人。平時看不見。現在都能看個飽了。或是酒

樓座位。拿屏風隔開了的。到了劉二先生眼裏。那屏風一齊變了玻璃製的。有時往旅館裏去。看看隔壁房間裏的女人。更覺自由。毫無阻礙。

隔了幾天。劉博士又呼著二先生問道。這副眼鏡好麼。如今我再給你第二副。包管你還要進步。二先生道。怎樣進步。劉博士道。便是能隔著羅綺看見凝脂。二先生道。如此我便領謝了。

劉二先生自從得了第二副眼鏡。往羅綺叢中去走走。果然不錯。

隔了幾天。劉博士又呼著劉二先生問道。這副眼鏡好麼。我如今再給你第三副。包管你還要進步。二先生道。怎樣進步。劉博士道。不可說。你知道。二先生道。如此我便領謝了。

劉二先生自從得了第三副眼鏡。往羅綺叢中去走走。不好了。變了。只見滿眼都是雪白的骨頭。一個個是死人架子。或是一層薄的皮。裹著一包膿血。

那裏是甚麼美人呢。簡直是墳墓裏的死人骨頭。二先生好不害怕。連忙把那愛克斯眼鏡除了。依然是粉白黛綠的絕代佳人。把眼鏡戴上去。便又立刻變了。最可怕的還有幾個妓女。他滿腔子裏都是毒菌和微生蟲。微生蟲經眼鏡放大了。現出可怕的樣子。兩隻紅眼睛如赤豆般大。嘴上兩個門牙露出外面。好像是兩把鋸子。口中還有一枝針。如吸水筒一般的在那裏吸美人的血。吸了一口血。便放出一口墨黑的毒水來。只是那妓女還沒覺著。可怕可怕。可憐可憐。劉二先生看到這裏。不覺嚇得發了狂。拍著桌子。叫一聲不好。便立刻倒在地上。而且這一嚇竟嚇死了。

旁人都不知道劉二先生死的緣故。齊說怪事怪事。

只有劉博士知道。

劉博士對人說道。我的意思。不過要借此破除他的迷夢。却不料他竟嚇死

了。

愛
克
斯
眼
鏡

一
二